

云中岳新武侠小说作品集

幻剑飞虹

(台湾)云中岳 著



幻劍飛虹

〔台灣〕
云中岳 著

①

百花文艺出版社

幻劍飛虹

〔台灣〕

蕭中岳著

⊙下

百花文艺出版社

幻剑飞虹

(上、下册)

(台湾)云中岳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大华印刷厂印刷装订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22 印张 560 千字

2000 年 5 月第 1 版 200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ISBN7-6434-0261-4

(上、下)册 定价:38.80 元

内 容 提 要

玄天绝剑祝天长倚仗武林七大剑客之一的响亮名头与江南浪荡枭雄江人杰南北呼应，狼狈为奸，妄图号令武林。为达目的，他们滥杀无辜、荼毒江湖，杀人手段之残忍，屠戮对象之广泛令人发指。青年豪侠禹仲秋奉先师遗命，挟盖世神功下山除霸，以拯救武林。途中，邂逅相遇幸免于祝、江之难的美若天仙的二女“幻剑飞虹”李春萱、“千幻夜叉”霍红姑及与禹仲秋抱同一目的的绝代女侠夏冰。英雄、美女志同道合，同仇敌忾，直捣巢穴。几经交手，祝、江不敌败逃，仓促间，无意留下桩桩武林疑案，为除恶务尽，禹仲秋偕三侠女不辞艰险，跟踪追击，终于歼灭了为祸武林的巨枭，并解开了许许多多鲜为人知的江湖隐密。最后英雄侠女终蒂结良缘。

全书情节紧张、神奇，打斗扣人心弦，既有英雄、侠女的情意绵绵，又有武林豪杰的恩恩怨怨，是一部可读性极强的新武侠小说佳作。



作者简介

云中岳，本名蒋林，字柏楚。祖籍广西南宁市。以云中岳笔名著有新武侠小说数十部。

新武侠文坛开创者梁羽生、大宗师金庸已封笔，鬼才古龙，英年早逝；云中岳先生可谓当今新武侠文坛之至尊。其作品在海内外深受欢迎，畅销不衰。其代表作有《剑底扬尘》《江汉屠龙》《八荒龙蛇》《邪神传》《匣剑凝霜》《断魂血琵琶》《铁汉妖狐》等。

策 划
责 任 编 辑

常 任
海 军

目 录

第 一 章	心狠手辣	(1)
第 二 章	天残绝剑	(20)
第 三 章	戏阻妖狐	(41)
第 四 章	情护佳人	(61)
第 五 章	怒戏狂生	(79)
第 六 章	探堡离间	(98)
第 七 章	情骗娇娘	(117)
第 八 章	血溅古堡	(137)
第 九 章	魔窟涉险	(157)
第 十 章	索命闯关	(169)
第十一章	剪除后患	(191)
第十二章	拈花受辱	(211)
第十三章	逸园荡女	(228)
第十四章	纵酒戏碟	(247)
第十五章	幽园探隐	(267)
第十六章	剑霸遭囚	(285)
第十七章	威慑瘟神	(303)
第十八章	跟踪追击	(322)
第十九章	剑拔弩张	(346)
第二十章	群魔聚会	(353)

第二十一章	误中迷毒·····	(362)
第二十二章	身陷囹圄·····	(381)
第二十三章	义救情郎·····	(394)
第二十四章	强龙脱困·····	(408)
第二十五章	怒诛凶魔·····	(429)
第二十六章	恶贯满盈·····	(448)
第二十七章	觅踪寻仇·····	(463)
第二十八章	毒枭伏诛·····	(487)
第二十九章	靓女情深·····	(499)
第三十章	勾魂剑魔·····	(526)
第三十一章	名流荟萃·····	(538)
第三十二章	艺惊群剑·····	(555)
第三十三章	豕突狼奔·····	(575)
第三十四章	托庇幽冥·····	(591)
第三十五章	卑躬献美·····	(609)
第三十六章	惊弓之鸟·····	(625)
第三十七章	情侣遭劫·····	(642)
第三十八章	惊技降魔·····	(658)
第三十九章	穷途末路·····	(671)
第四十章	情仇恨终·····	(684)

二十 群魔聚会

禹秋田搬空了天长堡的聚宝楼，价值真有百万以上，江湖谣传他也从破岁星那逼出那十万两贡银，却被禹秋田把破岁星弄走了。

一两银子也可能争得打破头，百十万两银子足以引起一场战争。

祝堡主正在大散家财，以重金聘请人调查禹秋田的下落，花红高得惊人，已成为贪心鬼们追逐的目标，几乎一些姓禹的武林朋友，最近都不敢公然通名报姓了，以免受到池鱼之灾。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替祝堡主奔走的人，绝大多数是冲银子份上而卖命的。

鹰扬会与祝堡主合作，表面的理由冠冕堂皇，骨子里仍然是为了那十万两银子，当然，能追出原属于祝堡主的百万珍宝，那就更妙。

要想赚得那百万珍宝，就必须瞒着祝堡主，更必须先下手为强，先将人弄到手，就大事定矣！

所以鹰扬会的人并没把祝堡主父子当成自己人，有很多事都是瞒着祝堡主暗中进行着。

大胜关的大胜港码头区，一座空了的车房内，八表狂生接见了江宁镇派来的传信使。

仓房是鹰扬会的临时指挥中心，有不少人候命行动。

传信使将禹九州出现江宁镇悦来客栈，已受到严密监视的消息禀明，八表狂生将信将疑，反应没有黄山邪怪热烈，并没有立即采取行动。

“长上，请速作决定。”一名中年人看出他的迟疑，在旁催促。

“我不能因为一个可疑的人，便急急忙忙赶到江宁镇求证。”他所举的理由相当有分量：“如果这时南京也传来同样的消息，我岂不要用分身法来处理？除非证实确是姓禹的小狗，我不想将这里的人撤走。”

“长上……”

“如果弄错了，岂不两面误事？”

对面的库房踱出带了一位侍女的虹剑电梭，扮成两个村妇居然神似。

“我带几个人跑一趟好了。”虹剑电梭说，显然她已经听到了信使禀报的消息：“我认识他，一看就知道是真是假了。”

不远处的一排货架旁，倚柱站着一个脸色阴沉，长了一个鹰钩鼻，阴森森带几分鬼气的中年人。

“江副会主舍不得走，他要等江上朋友传回的消息，不愿功效垂成，他深信不久之后，一定可以查出栖霞幽园众女的消息，他的心已经全放在那位小美女身上了。”鹰钩鼻中年人语中带刺：“樊姑娘，你去吧！就算真的禹小狗出现了，他也不肯去的。”

“陶堂主，你这是什么话？”八表狂生恼羞成怒，要爆发了。

这人是外堂的三堂主一，大堂主九天魔鹰陶天英。外堂堂主地位比星主高，但当然比副会主低。

这位堂主颇为自负，不怎么瞧得起八表狂生这副会主，所以倚老卖老，语中带刺相当不礼貌。

“老实话。”九天魔鹰嘿嘿冷笑：“副会主对金银财宝的兴趣，比女色淡薄得多，换了我，我也不会去。

我对女色也有点放不开，我宁可用一座金山，换一个年轻貌美的女人，栖霞幽园那个小美女，比百万金银更值得争取。”

“你……”

“樊姑娘，我陪你去。”九天魔鹰举步向外走。

有人跟着走，八表狂生怎能不走。



信息是鹰扬会传出的，等于是紧急召集令，但完全瞒住天长堡的人，天长堡的人其实并没随同鹰扬会的人一同行动，也不了解鹰扬会的部署。

鹰扬会的重要人物，纷纷往江宁镇急赶，当然瞒不了有心人。

追查栖霞幽园众女的事，无形中搁下来了。

鹰扬会人手充足，供奔走的爪牙更多，传达信息的人分向各地传讯，所以消息十分灵通。

但有些人并不顺利，碰上了意外。

走镇东小径的信使，扮成一个中年村夫，却忘了一个村夫走路，应该是要死不活，从容不迫的。

远出四里外，脚下逐渐加快，展开飞毛腿，近乎奔跑的速度急赶。

这是一条村径，平时极少有陌生的外地人行走，路旁田野中工作的农夫，也懒得理会在小径奔跑的人。

前面路旁的一株大树下，坐着两个正在聊天话家常的村夫，看到飞步而来的信使，互相一打眼色，点头表示会意，随即继续交谈，而且不时发出心情愉快的笑声，不时搬弄放在树下的两捆干树枝，那是拾来当柴烧的枯枝。

信使脚下的速度不变，对两个不起眼的村夫毫无戒心，飞步而至，急急超越。

一道寒芒从一名村夫手中飞出，闪电似的射向信使的右膀。

信使命不该绝，突然脚下失闪，踏中一个凹洞，人向前一扑，恰好让寒芒擦右膀外侧而过。

传出高速飞行的锐啸，飞出三丈外翩然落地。

信使是见多识广，反应惊人的老江湖，着地猛然侧滚，飞跃而

起。

“好身手！”有人喝采：“不愧称翻天鹞子。”

“鹞子加入鹰扬会，永远不可能从鹞子变成鹰。”另一个嗓音接着说：“他投错了门，所以只能做一个扮村夫的走卒，可怜哪！”

信使脸色一变，火速从袄内拔出一把光芒四射的匕首，拉开马步，象一头伺机扑上的猛兽。

两个村夫一左一右，手中有从柴担内取出的连鞘长剑，两双怪眼冷电湛湛、并没有拔剑扑上的打算，堵住了去路，拦截的意图明显。

“两位真够英雄，从背后用暗器偷袭。”信使沉声说：

“亮名号，有何指教？”

“哈哈……”左面的村夫狂笑：“如果咱们是英雄，就用不着象你翻天鹞子一样，化装为村夫拦路猎食啦！”

老兄，不要问咱们是谁，反正咱们认识你翻天鹞子姜云，鹰扬会的走狗，这就已经够了。”

“两位对鹰扬会有何不满？”

“咱们对聚众耀武扬威的任何帮会都不满。”右首的村夫狞笑道：“咱们都是两手空空，凭本事闯荡江湖的道上朋友。

你们倚仗人多势众，以号令江湖的豪霸自命，把咱们这些人逼得断了生路，天下成了你们的地盘，咱们没得混了。所以，只要有机会，嘿嘿嘿……”

“就神不知鬼不觉送你们上路。”左面的村夫凶狠地接口。

“嘿嘿嘿……”右首的村夫不住狞笑：“现在，咱们认出你的身份，而且你又落了单。嘿嘿嘿……姜老兄，你明白了吧？”

“在下如果真要用暗器杀你，你早就死了。”左面的村夫说：“射你的膀而不射背心，够道义吧？在下不希望你死得不明不白，希望在你口中套出一些消息动静。”

“休想。”信使咬牙说：“来吧！你们并肩上。”

“你未免太瞧得起你自己了，居然要咱们并肩上，两个打一个。”右首的村夫拔剑出来，将鞘插在腰带上，向前逼进：“用剑斗你的匕首，在下已经感到脸上无光了，接招！”

剑虹排空而至，以雷霆万钧的声势走中宫强攻。

一寸长一寸强，剑比匕首长了三分之一多一点，走中宫强攻理所当然。

匕首的劲道如果不比剑强一倍，决难封架强攻的剑。

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

翻天鹞子一看剑势，便知道不能用匕首封架，必须避实击虚，制造反击的有利情势，硬封必定陷入危局。

向左急闪，匕首吐出，身形一旋之下，便切入对方的右侧，要攻对方的右肋肋。

可是，村夫一剑落空，并没移位旋身运剑追袭，却左手一抖，寒芒破空。

翻天鹞子听村夫的口气相当托大，出剑的劲道和速度也相当惊人，真以为碰上了珍惜声誉的名家，名家是不会用机巧使诈的，因此奋勇全力找机会反击，等到寒芒一现，后悔已来不及了。

那是一种小型的三棱镖，镖穗也相对地缩小，而且是淡灰色不易看清的丝穗，与一般的警告性红绸不同。

一看便知是用作暗杀的所谓杀手暗器，近身发射，决难闪避，镖一发便决定了生死。

镖没入翻天鹞子的左肋，四寸镖入肋，铁打的人也受不了，没入左肋仅露出镖穗，劲道相当猛烈。

“呃……”翻天鹞子闷声叫，毫无躲闪的机会，人仍向前冲，冲出丈外招摇欲倒：“你……你好卑鄙……你……你是……”

另一个村夫一闪即到了他身后，一掌劈在他的背心上，另一手抓住他的肩向外一拉，顺脚踢飞他的匕首，将他拖倒在地。

“躲起来问口供。”击倒他的村夫低喝，拾了匕首领先便走。

拖倒他的村夫，拖了他的衣领，拖入小径旁的矮树丛，离开道路。

□□

□□

□□

“我知道你们有许多人，潜伏在江宁镇，布下天罗地网，追索可怕的仇家。”村夫的问口供手段十分激烈，用匕首割肉问口供，匕首尖已划开了翻天鹞子的右腿肌肉：“你这条路，一定是传递消息。你如果不招消息的内容，我会把你一身肉逐块割下来。老兄，招！什么消息？”

“休……想……哎……”翻天鹞子厉叫。

匕首已划出第二条血槽，鲜血泉涌。

“招，给你个痛快，不招，我一刀慢慢割。反正我不急，消息也不见得对我有好处，所以我一点也不在乎你是否肯招。”村夫一面割，一面狞笑着说：“我这人天生冷血，刚碎一个人小事一件。”

“算了，老哥。”另一位村夫在旁打圆场扮白脸：“鹰扬会狗党众多，咱仍宰掉他们十个八个，损不了他们丝毫实力，割碎了一个人更算不了什么。这头鹞子也许可以算得上忠心耿耿的硬汉……”

“就算他是铁打的硬汉，我也有能力把他溶化掉。”割肌的村夫凶狠地下第四刀

“何必呢！留他一条活路，他才会有希望，必欲将他置于死地，他当然不会招供啦。”

“好吧！鹞子。”村夫停止划割：“看你的信息，是否对咱们有用，招，咱们放你一马。”

“哎……我……我……”翻天鹞子痛得受不了啦。

“招！传送什么消息，传给谁？”

“传……传给会……会主……”

“哦！那头鹰真的来了，咱们没弄错，你们真横定了心，不顾一

切对付栖霞幽园的人了，传送什么消息？”

“一个可疑的人，到了江宁镇。”翻天鹞子屈服了。

“一个可疑的人，就如此急急传讯？”

“可能是叫禹秋田的人，岂能不急？”

“咦！毁灭天长堡的禹秋田？”

“正是他。”

“妙哉！难怪咱们发现了天长堡的人在此活动。”村夫高兴得跳起来：“禹秋田，他身上有祝堡主的百万珍宝。咱们本来要替服友向祝堡主讨公道的，正好公私两便，真妙！姓禹的在镇上何处落脚？”

“悦来客栈……呃……”

村夫一匕首插入翻天鹞子的心窝，兴奋地向同伴打招呼，匆匆离去，不再理会尸体。



镇上有不少空了的房屋，主人都到南京谋生去了，一年半载回来打扫一番，修补修补，以免塌倒。

除非江宁镇能恢复往昔的繁荣，这些主人是不会回来居住的。

两名大汉匆匆经过小街角，街角有三家门窗紧闭的空屋。

刚转过街角，一家空屋的大门悄然而开，飞出两颗寒星，奇准地击中两名大汉的脑户穴。

两名大汉的身躯，在倒地的前一刹那，被从空屋抢出的两个人，一把揪住拖入屋中，大门重新闭上了。

江宁镇成了风暴的中心，各种不测的事故，秘密地在各处发生，有不少人神秘地失踪了。

两名大汉双手被反绑吊在横梁下，足尖刚可沾地，稍一移动就会身体悬空，滋味真不好受。

他两人已经苏醒，看清处境，心凉了一半，知道大事不妙。

有五个人围在四周，全是些面目阴沉的人。

“你们应该清醒了。”眼前的一个中年人语气极为明森，那双可透人肺腑的鹰目冷电四射：“应该明白你们的处境，是吗？”

“你们是……”吊在右首的大汉，倒有些英雄气概，不介意生死逆境，大声询问。

“不许问，你们只许回答。”中年人厉声说：“除非你们想吃苦头。贵会的首脑人物，星夜往此地赶，而且行踪诡秘而迅速，可知定然发生了重大事故。”

“你们到底要知道什么？”

“十万两银子的下落。”中年人冷冷一笑：“够明白了吧？”

“在下一点也不明白。”

“你们在天长堡所发生的事故，江湖朋友几乎尽人皆知了。破岁星两个人，在天长堡期间，祝堡主已经交给贵会的人两天，没错吧？”

“这……”

“贵会想必已经得到口供，甚至已经将十万两银子逼出来了。”

“那是不可能的事，那时在下也追随在江副会主身边，那两个混蛋受尽了酷刑，始终不曾吐露银子藏在何处，之后，便被姓禹的小狗救走了。”

“两天两夜，你要我相信你们不曾取得口供吗？”

“在下说的是事实……”

“那是单方面的事实，我的看法正好相反。这笔银子是我丢掉的，我一定要设法取回。”

“哎呀！”大汉一惊，“你……你是残剑孤星戚大川……”

“不错。”中年人拔剑出鞘，那是一把双锋有许多缺口，而且锈迹斑斑，近乎废物的剑：“那时，我负责押送那笔上贡物赴京，皇贡丢了，我只好逃亡，潮广钦差府的陈钦差，抄没了我两万多银子的家产。所以。这十万两银子是我的，我一定要取回来。所有的证据，